



道一編卷四

此卷朱子之說凡十六條所謂中焉

覺疑信之相半者

附見陸子之說十四條南軒張氏之

說一條

朱子答張敬夫書

子靜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却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却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爲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

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乎其自信太過。規模
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
耳。

按此書謂陸子廢講學而專務踐
履。將流於異學。然諸子他日又謂
溫公只恁行將去。無致知一段疑
其與論象山之失同。至於滄洲精
舍祝文。則云周程授受萬理一原。

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

則同歸。遂以溫公上班周程張邵

以侑宣聖。豈別有見邪。抑大賢之

造詣淺深。必歷其域者。然後知之

非後學小子所得驟而窺邪。

又按陸子有論明理踐行一條

朱子晚年蓋嘗有取焉者。今附

于左

附陸子論則以學文

欲明夫理者。不可以無其本。本之不立。而能以明夫理者。吾未之見也。宇宙之間。典常之昭然。倫類之燦然。果何適而無其理也。學者之爲學。固所以明是理也。然其疇昔之日。聞門之內。所以慕望期嚮。服習踐行者。蓋泯然乎天理之萌蘖。而物欲之蔽。真豪據乎其中。而爲之主。則其所以爲學。

之本者。固以斃矣。然而方且汲汲於明理。吾不知所謂理者。果可以如是而明之乎。苟惟得之於天者。未始泯滅。而所以爲學之本者。見諸日用。而足以怙乎人。則雖其統紀條目之未詳。自可以切磋窮究。次第而講明之。而是理亦且與吾相契。而煥然釋。怡然順者。將不勝其衆矣。

朱子答呂伯恭書

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爲學之病多說如此即只是意見如此即只是議論如此只是定本熹因與說既是思索即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即不容無議論統論爲學規模亦豈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救藥之即不可有定本耳渠却云正爲多是邪意見閑議論故爲學者之病熹云如此即是自家呵叱亦過分了須著邪字閑字方始分明不教人

作禪會耳又教人恐須先立定本却就上面整頓方始說得無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槩揮斥其不爲禪學者幾希矣渠雖唯唯然終亦未窮竟也來喻子靜之病恐未必是看人不看理自是渠合下有些禪的意思又自主張太過須說我不是禪而諸生錯會了故其流至此然其好處自不可掩覆可敬服也

按意見議論之說朱陸二先生蓋

嘗面加究詰宜有定論矣。然陸子雖以涵養講究爲本分事，終以閑議論非就已向實工夫其所答門人書今附于左。

附陸子與包詳道書

近嘗得李季遠書，盛陳別後爲學工夫，大抵以爲朝夕不懈涵泳，甚有日新之意。又以祥道力以本無事之說排之，渠又論不

可無事之故。某復書云：所示與詳道議論不合之處，皆是講學不明人持所見以爲說，用相切磋，殆如兒戲。今此得信，又有與敏道異同之論，要亦是兒戲耳。精勤不懈，有涵泳玩索之處，此亦是平常本分事，豈可必將無事之說排之？如讀書接事，聞見有理會不得處，却加窮究理會，亦是本分事，亦豈可教他莫要窮究理會？若他持此

說者元無着實。但是虛意駕說立議論。初無益於事實。某但與敏道說。此皆是閑說話。皆緣不自就身已着實做工夫。所以一向好閑議論。閑議論實無益於已。亦豈解有明白處。須是自知此等說話。是閑議論。方有就已向實工夫。涵養講究。却是本分事。

朱子與孫敬甫書

如陸氏之學。在近年一種浮淺頗僻議論中。固自卓然非其疇匹。其徒傳習亦有能修其身。能治其家。以施之政事之間者。但其宗旨本自禪學中來。不可揜諱。當時若只如晁文元陳忠肅諸人。分明招認着實受用。亦自有得力處。不必如此隱諱遮藏。改名換姓。欲以欺人而亦不可欺。徒以自欺而自陷于不誠之域也。

按朱子謂陸子本禪學欲以欺人
人不可欺徒以自欺而陷於不誠
之域陸子亦有書云苟爲大言以
蓋繆習器以自勝豈惟不足欺人
平居靜慮亦寧能自欺其心殆指
朱子也其言過矣今附于左學者
得以考觀焉

附陸子與趙然道書

姬周之衰此道不行孟子之沒此道不明
千有五百餘年之間格言至訓熟爛於浮
文外飾功利之習汎濫於天下氣質之美
天常之厚者固知病其末流矣而莫知病
其源有志之士其肯自恕於此而弗求其
志哉今粗有其志而實不能以自拔則所
謂講學者遂爲空言以滋僞習豈唯無益
其害又大矣若其善利之間嘗知決擇大

端已明大志已立而日用踐履未能常於
清明剛健一有緩懈舊習乘之念慮之間
陰流密陷不自省覺益積益深或遇箴藥
勝心持之反加文飾因不能以自還者有
矣甚可畏也况其大端未嘗實明大志未
嘗實立有外強中乾之證而無心廣體胖
之樂者可不深致其思以省其過求其實
乎略此不察而苟爲大言以蓋繆習偷以

自便噐以自勝豈惟不足以欺人平居靜
慮亦寧能以自欺乎至是而又自欺其心
則所謂下愚不移者矣誠能於此深切著
明則自成自道自求多福者權在我矣前
言往訓其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引翼勉
勵惟日不足何暇與章句儒說說玩慢歲
月於無用之空言哉

朱子與劉子澄書

子靜寄得對語來。語言圓轉渾浩。無疑滯處。亦是渠所得效驗。但不免有些禪底意思。昨答書戲之云。這些子恐是葱嶺帶來。渠意不伏。然實是如此。諱不得也。

按陸子輪對五劄。首首版圖未復。讎耻未雪。願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次言漢唐之治。因陋就簡。願益致尊德樂道之

誠以幸天下。次言人主莫難于知人之明。不宜信俗耳庸目以是非。古今臧否人物。次言天下之事。有可立至者。有可以馴致者。三代之政。豈終不可復。願爲之以漸。而不可驟。次言人主不宜親細事。致叢脞之失。皆不見所謂禪者。然析理之精。擇言之審。百代之下。孰有加

於紫陽夫子者哉。殆必有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者矣。學者締玩而自得之可也。

又按以上三書朱子之於陸子一稱其好處可敬服。一稱其卓然非其疇匹。一稱其對語圓轉渾活無疑滯。然皆擬之爲禪學。所謂疑信之相半者如此。

朱子答呂伯恭書

塾蒙收拾教誨。感幸不可言。望更賜程督文字之外。因語及檢束身心大要。幸甚幸甚。子壽學生又有興國萬人傑字正純者亦佳。見來此相聚云。子靜却教人讀書。亦得江西朋友書亦云。然此亦皆濟事也。

朱子訓子帖略云。到婺州即鹽

櫛具刺去見呂正字初見便稟某以大人之命遠來親依先生講席下禮合展拜又云大人再令拜稟恨以地遠不得瞻拜郎中公几筵。今有香一炷令某拜獻。次日去如引入卽

諸靈筵前拜訖。進說大人致問。昨聞郎中大
丈奄棄明時。恨以地遠。不獲奔慰。不勝慘愴
之私。令某拜稟切望
以時節哀為道自愛

按東萊先生居父之喪。文公遣子
從學而象山有書與東萊甚言居
憂講授之非禮。此亦二先生相異
之一。然於此亦覺於尊德性道問
學各有所從入而致隆之意。陸書

附左

附陸子與呂伯恭書

竊惟執事聰明篤厚。人人自以為不及。樂
教導人。樂成人之美。近世鮮見。如某疎愚
所聞於朋友間。乃辱知為最深。苟有所懷。
義不容默。天下事理固有愚夫愚婦之所
與知。而大賢君子不能無蔽者。元獻晏公
尹南京日。文正范公居母夫人憂。元獻屈
致教導諸生。文正孳孳誨誘不倦。從之遊

者多有聞於時。竊聞執事者儼然在憂服之中。而戶外之屨亦滿。伯夷柳下惠。孟子雖言其聖。至所願學。則孔子文正。雖近世大賢。至其居憂教授。豈大賢君子之所蔽乎。執事之所爲標的者。宜不在此。執事天資之美。學問之博。此事之不安於心。未契於理。要不待煩說博引而後喻。竊聞凡在交游者。皆不爲執事安諒執事之心。亦必

不自安也。夫苟不安。何憚而不幡然改之乎。於此而改。其所以感發諸生。亦不細矣。舜聞善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君子之過。及其更也。人皆仰之。伏願不憚改過。以全純孝之心。不勝至願。

朱子與呂伯恭書

子壽兄弟得書。子靜約秋涼來遊廬阜。但恐此時換却主人耳。渠兄弟今日豈易得。但子

靜猶似有有些舊來意思。聞其門人說子壽言其雖以轉步而未曾移身。然其勢久之亦必自轉。回思鵝湖講論時。是甚氣勢。今何止十去七八邪。

朱子與林擇之書

此中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間亦難得朴實頭。負荷得者。因思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於身。故在已。在人。都不得力。今方與朋

友說日用之間。常切點檢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不相似。就此痛着工夫。庶幾有益。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却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却與渠相反。初說只如此講。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於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

按朱子此書云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於身故在已在人都不得力又云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却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蓋朱子自是有取于象山日加一日矣陸子之言有契于朱子者謹附于左

陸子與胡達材書

達材資質甚美天常亦厚但前此講學用心多馳騫於外而未知自反喻如年少子弟居一故宅棟宇宏麗寢廟堂室廡庫廩庾百爾器用莫不備具甚安且廣而其人乃不自知不能自作主宰不能汛掃堂室修完墻屋續先世之業而日與飲博者遨遊市肆雖不能不時時寢處於故宅亦不復能享其安且廣者矣及一旦知飲博之

非又求長生不死之藥。悅妄人之言。從事於丹砂青芝。煨爐山屐之間。冀蓬萊瑤池可至。則亦終苦身亡家。伶仃而後已。惟聲色臭味富貴利達之求。而不知爲學者。其說由前。有意爲學而不知自反者。其說由後。其實皆馳騫於外也。向時曾說將孟子告子一篇及論語中庸大學中切已明分易曉處。朝夕諷詠。接事時但隨力依本分。

不忽不執。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久富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矣。不知曾如此作工夫否。

附陸子答劉淳叟書

申公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今日道不在多言。學貴乎自得。明理者觀之二語之間。其病昭矣。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墨子非不力行也。其往也使人讓竈讓

席其反也。人與之爭竈，爭席。楊子非不自得也。二氏不至，多言而爲異端。顏閔侍側，夫子無言可也。楊墨交亂，告子許行之徒，又各以其說肆行於天下，則孟子之辨，豈得已哉？或默或語，各有攸當。以言，飭人以不言，飭人。均爲穿窬之類。夫子之於顏子，蓋博之以文。夫博學於文，豈害自得？顓臾之不必伐，衛政之必正名，冉有季路不能

無蔽。夫子不得不申言之。夷之、陳相、告子之徒，必執其說以害正理。則孟子與之反覆，不得不致其詳。必曰不在多言。問之弗知，弗措。辨之弗明，弗措。皆可削也。自得之說，本於孟子。而當世稱其好辨，自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中庸固言力行而在學問思辨之後。今淳叟所取自得力行之說，與中庸孟子之旨異矣。仁智信直

勇剛皆可以力行。皆可以自得。然好之而不好學。則各有所蔽。倚於一說一行而玩之。孰無其味。不考諸其正。則人各以其私說而傳於近似之言者。豈有窮已哉。

附陸子與吳仲詩書

五哥心志精神儘好。但不要被場屋富貴之念羈絆。直截將他天下事。如吾家事相似。就實論量。却隨他地步。自有可觀。若看

文字時有合意。或緊要事節。不妨熟讀。讀書得文字熟底。雖少亦勝鹵莽而多者。

朱子與呂伯恭書

欽夫之逝。忽忽半載。每一念之。未嘗不酸噎。計海內獨尊兄爲同此懷也。陸子壽復爲古人。可痛可傷。不知今年是何氣數。而吾黨不利如此。

按南軒之亡。朱子極爲之痛悼。象

山亦有吾道失助之悲且以未及
通書論道而爲之抱恨皆公言也
謹附于左

附陸子與包顯道書

南軒物故何痛如之吾道失助不細近方
欲通渠書頗有所論今遂抱恨矣

按南軒先生嘗有書與二陸論爲
學之大端不出致知力行二者且

稱朱子卓然特立真金石之友殆
聞其平日各主尊德性道問學之
說而爲之中處邪今錄以相次庶
幾一時大賢君子之切劘講肄學
者得有所觀感而爲之法守也

附南軒張氏答陸子書

某聞昆仲之賢有年矣辱枉教三復辭義
有感于中第惜孤陋不足以當盛意也然

而不敢以虛來貶講學不可以不精也。毫釐之差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夫專於攷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而驚於高遠則有躐等憑虛之憂。二者皆其弊也。考聖人之教人固不越乎致知力行之大端。患在人不知所用力耳。莫非致知也。日用之間事之所遇物之所觸。思之所起。以至於讀書攷古。苟知所用力。則莫非吾格物之妙。

也。其為力行也。豈但見於孝悌忠信之所發。形於事而後為行乎。息養瞬存以至於三千三百之間。皆合內外之實也。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區區誠有見乎此也。如箋注詁訓。學者雖不可使之溺乎此。又不可使之忽乎此。要當昭示以用工之實。而無忽乎細微之間。使之免溺心之病。而無躐等之失。涵濡浸漬。知所用力。

則莫非實事也。凡左右之言，皆道其用力之實也。故樂以復焉。聖上聰明不世出，真難逢之會。所恨臣下未有以仰稱明意，大抵後世致君澤民之事業，不大見於天下者，皆吾儒講學不精之罪。故區區每願從世之賢者，相與切磋究之，而盛意之辱，欣幸至于再三也。元晦卓然特立，真金石之友也。然作別十餘年矣。書問往來，終豈若

會面之得盡其底裏哉。伯恭一病終未全復，深可念。向來亦坐枉費心思處多耳。心之精微，書莫能究。

朱子答呂伯恭書

子靜到此數日，所作子壽埋銘已見之。叙迹發明，此極有功。卒章微婉，尤見用意深處。歎服歎服。子靜近日講論，比舊亦不同。但終有未盡合處。幸其却好商量，亦彼此有益也。

按以上五書朱子始稱陸子有讀書窮理之益與鵝湖議論不同而又惜子壽之亡蓋深致意于斯文之不幸焉

朱子跋白鹿洞書堂講義

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陵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鑑路謙亨胥訓實從十日丁亥熹率寮友諸生與俱至于白鹿

書堂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蓋聽者莫不竦然動心焉熹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于簡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以不迷於入德之方矣

按朱子於此始亟稱象山之言蓋

發明懇到者道問學之效反身深
察者尊德性之功學者所當究心
也講義附見

附陸子白鹿洞書堂講義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此章以義
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
切已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
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

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
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
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
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
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
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
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
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

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但焉爲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

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曾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秘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至斯堂者。必不殊志。願與諸君勉之。以母負其志。

朱子祭陸子壽教授文

學匪私說。惟道是求。苟誠心而擇善。雖異序以同流。如我與兄。少不並遊。蓋一生而再見。遂傾倒以綢繆。念昔鵝湖之下。實云識面之初。兄命駕而鼎來。載季氏而與俱。出新篇以示我。意懇懇而無餘。厭世學之支離。新易簡之規模。顧予聞之。淺陋中獨疑而未安。始聽瑩於宵次。卒分繳於談端。徐度兄之不可遽以辨屈。又知兄必將返而深觀。遂逡巡而旋。

返。悵猶豫而盤旋。別來幾時。兄以書來。審前說之未定。曰子言之可懷。逮予辭官而未獲。停驂道左之僧齋。兄乃枉車而來教。相與極論而無猜。自是以還。道合志同。何風流而雲散。乃一西而一東。蓋曠歲以索居。僅尺書而兩通。期杖屨之肯顧。或慰滿乎予衷。屬者乃聞兄病在床。亟函書而問訊。并裹藥而携將。曾枉使之未返。何來音之不祥。驚失聲而隕。

涕沾予袂以淋浪。嗚呼哀哉。今茲之歲。非龍
非蛇。何獨賢人之不淑。屢興吾黨之深嗟。惟
兄德之尤粹。儼中正而無邪。至其降心以從
善。又豈有一豪驕吝之私邪。嗚呼哀哉。兄則
已矣。此心實存。炯然叅倚。可覺惰昏。孰泄予
衷。一慟寢門。緘辭千里。侑此一尊。

按淳熙八年二月二先生復會于
南溪議論之際必有合者故朱子

特請象山于白鹿洞升講席以重
之而又爲文以奠復齋有道合志
同降心從善之語後五月而東萊
訃至象山奠之有追惟曩昔粗心
浮氣徒致參辰之語蓋二先生之
道至是而有殊途同歸之漸云奠
文附左

附陸子祭呂伯恭文

玉在山輝珠存川媚。邦家之光。緊人是寄。惟公之生。度越流輩。顏曾其學。伊呂其志。久而益專。窮而益厲。約偏持平。棄疵養粹。詩傳之集。大事之紀。先儒是禪。麟經是嗣。訃音一馳。聞者隕涕。主盟斯文。在數君子。纍纍奪之。天乎何意。荊州云亡。吾兄既逝。曾未期年。公又棄世。竭川夷陵。忍不少俟。辛卯之冬。行都幸會。既而值公。將命考試。

糊名謄書。幾千萬紙。一見吾文。知非他士。公之藻鏡。斯已奇矣。甲午之夏。公尚居里。我坐狂愚。幅尺殊侈。言不知權。或以取戾。雖訟其非。每不自利。公賜良箴。始痛懲艾。教之以身。抑又有此。惟其不肖。往往失墜。鵝湖之集。已後一歲。輒復妄發。死爾故態。公雖未言。意已獨至。方將優游。以受砭劑。先兄復齋。比一二歲。兩獲從疑。言符心契。

一 道一 經卷四
再疾顏夭。古有是比。嗚呼天乎。胡嗇於是。復齋之葬。不可無紀。道同志合。惟公不二。比年以來。日覺少異。更嘗差多。觀省加細。追惟曩昔。麤心浮氣。徒致參辰。豈足酬義。期此秋冬。以親講肄。庶幾十駕。可以近理。有疑未決。有懷未既。訃音東來。心裂神碎。矯首蒼茫。涕零如霈。

朱子表曹立之墓略

淳熙乙未歲。予送呂伯恭至信之鵝湖。而江西陸子壽及弟子靜皆來。相與講其所聞甚樂。子壽昆弟爲予道餘干曹立之之爲人。後予守南康。立之果來。目其貌。耳其言。知其嘗從事於爲己之學。而信子壽昆弟之不予欺也。及予所請白鹿洞書院。賜額有旨。施行如章郡守錢侯子言。以書來問孰可爲師者。予以立之告。子言欣然。具書禮授使者。踵立之。

之門以請而立之病不能行矣。十年二月辛亥竟不起。年方三十有七。子靜以書來相弔。嗚呼吾道之衰久矣。比年以來敬夫子壽伯。恭皆盛年相繼淪謝。而今又失吾立之。然則子靜與予相弔。豈徒以遊好之私情也哉。立之名建幼穎悟。長知自刻厲。學古今文皆可觀。一日得河南程氏書讀之。始知聖賢之學。為有在也。慨然盡棄其所為者。而大覃思於

諸經。聞張敬夫講道湖湘。欲往見之。不能致。有告以沙隨程氏學古行高者。即往從之。得其指歸。既又聞陸氏兄弟獨以心之所得者為學。其說有非文字言語之所及者。則又往受其學。久而若有得焉。子壽蓋深許之。而立之未敢以自足也。則又寓書以講於張氏敬夫。發書亦喜曰。是真可與共學矣。然敬夫尋沒。立之竟不得見。後得其遺文。考其為學始

終之致於是喟然歎曰。吾平生於學無所聞而不究其歸者。而今而後乃有定論而不疑矣。自是窮理益精。反躬益切。而於朋友講習之際。亦必以其所得者告之。蓋其書有曰。學必貴於知道。而道非一聞可悟。一超可入也。循下學之則。加窮理之工。由淺而深。由近而遠。則庶乎其可矣。今必先期於一悟。而遂至於棄百事以趨之。則吾恐未悟之間。狼狽已甚。又恐忽下趨高。未有幸而得之者邪。此其晚歲用力之標的。程度也。胡子有言。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信哉。如立之者。博而不雜。約而不陋。使天假之年。以盡其力。則斯道之傳。其庶幾乎。

按此表謂以心之所得者爲學。有非文字言語可及。又謂先期于一悟。而遂至于棄百事以趨之。皆譏

陸氏之失然陸子之學主于孟子
先立乎其大者亦未始盡廢窮理
之功其教學者惓惓以本末先後
爲說其書具存可以考見若朱子
之言則實足以拯後學躐等陵節
之弊可相有而不可相無也陸子
之書今摘附左已見前卷者不復

出

附陸子答詹子南書

爲學有本末先後其進有序不容躐等夫
子天縱之聖自志學十五年而後立立十
年而後不惑又十年而後知天命其未五
十也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
過矣又十年而耳順又十年而從心所欲
不踰矩今人天資去聖人固遠輒欲以耳
口剽竊場屋之餘習妄論聖經多見其不

知量也。鄉者嘗與吾友深言爲學之序。見吾友相信之篤。頗知反已就實。深以爲喜。今觀來示。頗又紛紛於無益之論。人已俱失。要之吾友且當孜孜行其所知。未當與人辨論是非。辨論是非以解人之惑。其任甚重。非吾友之責也。不與之論。他日却自明白。今欲遽言之。只是強說。自加惑亂耳。

附陸子與符舜功書

善無大小。道無淺深。皆不可強探力索。人患無志。而世乃有有志不如無志者。往往皆強探力索之病也。若無此病。譬如行千里。自一步積之。苟不已。無不至。但患不行耳。

朱子答劉晦伯書

立之墓文已爲作矣。而爲陸學者以爲病已。頗不能平。鄙意則初無適莫。但據直書耳。

按陸子有與朱子書亦嘗稱其文字且叙述起居極其親厚蓋温然友朋相與之情無病已不平之說豈亦因門人有所騰口而然與

附陸子與朱子書

立之墓表亦好。但叙履歷亦有未得實處。某往時與立之一書。其間叙述立之平生甚詳。自謂真實錄。未知尊兄曾及見否。敬

仲夏間必來赴官。舒元賓亦當赴江漕掾。其弟元英與諸葛誠之欲因此時過此相聚。尚未見來。呂子約與誠之近與舒元英相款。稍破其執已自是之意。元英諸公間號爲日進。能孚於人者。向亦曾造函丈。曾記憶否。令似伯仲。令壻直卿爲學日進。近更有得力者否。

朱子答諸葛誠之書

示喻競辨之端。三復惘然。愚意比來深欲勸同志者。兼取兩家之長。不可輕相詆訾。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論。而姑勉力於吾之所急。不謂乃以曹表之故。反有所激。如來喻之云也。不敏之故。深以自咎。然吾人所學喫緊着力處。正在天理人欲二者相去之間耳。如今所論。則彼之因激而起者。於二者之間。果何處也。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

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間。恐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義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正當虚心平氣。相與熟講。而徐究之。以歸於是。乃是吾黨之責。而向來講論之際。凡諸賢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厲色忿詞。如對仇敵。無復長少之節。禮遜之容。蓋嘗竊笑。以爲正使真是仇敵。亦何至此。但觀諸賢之氣方盛。未可遽以片辭取信。因

默不言。至今常不滿也。今因來喻。輒復陳之。不審明者以爲如何耳。

朱子答諸葛誠之書

所喻子靜不至深諱者。不知所諱何事。又云銷融其隙者。不知隙從何生。愚意講論義理。只是大家商量。尋箇是處。初無彼此之間。不容更似世俗遮掩回護。愛惜人情。纔有異同。便成嫌隙也。如何如何。所云粗心害道。自知

明審深所歎服。然不知此心何故粗了。恐不可不究其所自來也。

朱子答李好古書

向來見陸刪定所聞如何。若以爲然。當用其言。專心致志。庶幾可以有得。不當復引他說以分其志。若有所疑。亦當且就此處商量。不當遽舍所受而遠來也。東問西聽。以致惶惑。徒資口耳。空長枝葉。而無益於學問之實。不

願賢者爲之。是以有問而未敢對也。

按此三書朱子覺其門人輩訾陸太過故其言曰義理天下之公人之所見未能盡同正當虚心熟講以歸於是又曰不容更似世俗才有異同便成嫌隙皆至論也然陸子亦有與門人書其言正與朱子合今附于左

附陸子與唐司法書

鄙文納去數篇第今時人偏黨甚衆未必樂聽斯言總卿從朱丈遊尤不願聞者今時師匠尚不肯受言何況其徒苟私門戶者學者求理當唯理之是從豈可苟私門戶理乃天下之公理心乃天下之同心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不容私而已顏曾傳夫子之道不思孔子之門戶孔子亦無私

門戶與人為私商也

道一編卷四



